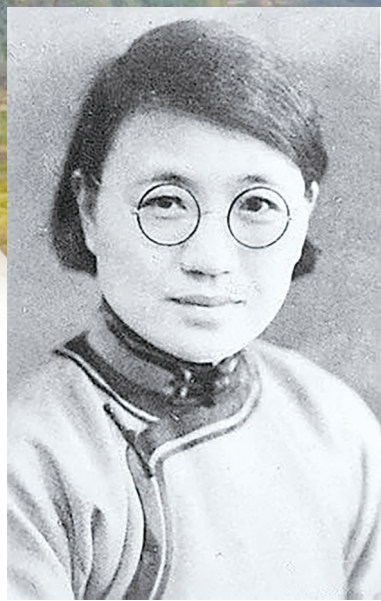




俯瞰板杉铺，屋舍俨然



板杉铺走出去的“醴陵孔雀”袁昌英

板杉铺山间，漫山遍野的茶林



板杉铺，跟火车有关的记忆

江剑阁

小时候，常听大人们一句口白：板杉铺的火车，瓦子坪的哩呵。当时不晓得啥意思，现在回想起来，应该是指瓦子坪打“哩呵”的声音，同板杉铺火车鸣叫的声音有一比吧？

老家在醴陵上北乡的一座山脚下，这是一个遗落在大山褶皱里的小村庄，千百年来默默地承受着大山给予的宁静与封闭。山那边虽然相隔不过十几华里，因为一边是上北乡黄狮嘴，一边是下北乡的板杉铺，分属两个公社，平时很少来往，对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来说，山那边是个神秘而陌生的世界。

要不是山那边的板杉铺有一个火车站，而且每天有几趟火车通过，怎么能引起这边山民那么多的向往和遐想呢？每天早晨，太阳还没照进山村，山那边的火车便呼啸而来，悠扬的汽笛裹着浓浓的山雾，温柔地撩拨着山民的耳膜，天气好又顺风的日子，还能听到火车通过桥梁时隐约的空洞声……

关于板杉铺的小火车站，我们老家人有好些说法，有的说，有那条铁路就有那个小站，那个留着胡子的老秀才说：打自南宋，官方就开通了醴陵至长沙的驿道，沿途“五里一墩，十里一铺”，在现今花山村铺路上组处，设有一铺，因此地多杉木林，驿站处，有一条街，临街店铺均以木板作墙，杉皮当瓦，所以，就把这一铺起名为板杉铺。清末修建株洲至萍乡的铁路，便在此设一车站，你说，这样有历史渊源的地方，火车路过不该停一停么？

也有人认为，人家板杉铺，出了人物，有本事的人物，那里面有著名抗金英雄吴玠，英勇事迹被载入《宋史·列传》，传颂千秋；那里面有南宋理学名儒吕祖谦创建的、辟醴陵书院文化之始的“莱山书院”旧址；那里面有革命先烈朱克靖，为正义慷慨就义，留下“壮士非无泪，不为断头流”的壮美诗篇；那里面有抗日名将贺光谦，黄埔一期高材生，率部以一连兵力攻入惠州城，立下赫赫战功；那里面有“醴陵孔雀”袁昌英，集学者、作家和翻译家于一身；那里面有文艺宗师吴寿祺，率队烧制出失传的釉下五彩瓷，为醴陵瓷业插上再次腾飞的羽翼……他说还有好多，十个手指都数不过来，这样人杰地灵的地方，火车路过不该停一停么？

山那边的火车打破了山里的平静，也带来不少新鲜话。我总觉得自己是伴着山那边的火车来去长大的。我上学去，晚了，家里人会说，还没去啊，火车都来了；星期天起床太晚了，不说太阳都晒屁股了，而是说还没起床，火车都去了，那一年村里的支书到大寨参观，就是翻过大山，乘山那边

的火车出远门的。支书归来，对大寨的话说得不多，对山那边的火车，山那边的小站却有说不完的话题，在村支书绘声绘色的描述中，乡亲们想象着山那边的火车和小站，当然，还有信号员，还有火车司机。我想，那火车一定是一头力大无比的钢铁怪兽，车站便是它吃草料和喝水、撒尿、休息的地方……山里人对火车与小站的话题也更丰富了。谁家的孩子不听哄，晚上吵闹，大人就会说：“再闹，叫支书把你提到火车上，拖到九州外国去。”小孩便不敢再哭了，在母亲的怀里抽泣着，带着对火车的恐惧走进梦乡。要是谁说自己力量大，准有人反驳他：“你有火车的力气大么，能拖得动一座山么。”要是吹自己有本事，也有人反驳他：“你有信号员本事大么，能叫火车停就停，走就走么？”要是谁家孩子会读书，长辈们会夸他，这娃有出息，准能坐山那边的火车去当大官哩——我就是在这样的鼓励声中，怀着对山那边火车的向往攒劲读书的。

每天清晨，我踏着山那边火车的汽笛声出门，伴着那若有若无的空洞声走向学校，晚上还要伴着山那边的火车声夜读。那时山里没电，更没有电视，劳作一天的乡人，吃完晚饭，收拾洗漱后便上床了。喧闹的山村渐归寂静，只能偶尔听到谁家羊羔带着奶味的咩咩声，小孩子的哭啼声，还有夜鸟归林的呼唤声，交织成山村小夜曲。这时，山那边有一趟拉着煤的火车准时通过，先是轰隆隆的车轮声，接着是“呜——”一声长鸣，山村的睡眠正式开始了，小羊含着母羊的奶头，小孩钻进母亲的怀抱不再吱声，给人一种万籁俱寂的感觉。沉寂一段时间后，才有一两只不知名的夜鸟怯生生地轻啼，畏畏缩缩，时断时续。母亲会敲着壁板提醒我：“该睡了，火车都过去了。”

那时，对一切有关火车的知识我都感兴趣，我最敬佩的是通过观察开水的壶盖发明蒸汽机的瓦特，他甚至羡慕控马车的欧阳海，他生前不仅见过火车，救过火车，死后还站在铁路边，日日夜夜都能近距离地陪伴着火车。

学校“六一”儿童节表演节目，是《火车向着韶山跑》的舞蹈。我在舞蹈中扮演火车头，后面的同学左手搭在前面同学的肩膀上，右手臂折成90°，做旋转状，模仿蒸汽机车头连杆和轮盘。那时没有音响设备，伴奏是学校的脚踏风琴，风琴声响起，我们嘴里发出火车鸣笛的声音“呜——”，然后模仿火车奔跑的咣当声，才开始唱歌：“车轮响，汽笛鸣……”老师夸我学得最像，说我有表演天赋，几次叫我给同学们示范。有时我也觉得自己已同山那边的火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缘分，甚至前生就有缘，那火车，那小站，对

我来说，曾经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存在，或许像那阻隔我与他们相连的高山一样古老。那悠扬的汽笛，沉重的喘息，一定是我最原始的音乐胎教，我的血液里一定流淌着火车的基因。

有几次放假时，村里的伙伴邀我一起去山那边看火车，都被父亲阻止了：“看火车算什么？有本事攒劲读书，将来坐火车，才算出息了。”我也知道，虽然我如此深情地憧憬着山那边的火车，但只有一纸大学录取通知书才是我登上火车的通行证。

后来，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成为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，虽然没有到报到的时间，但我和邻村考起的两个同学一起，爬过那座横亘着我和火车之间的高山，来到魂牵梦萦的山那边。

我们翻山越岭赶到山边小站已是艳阳高照，车头钻出山洞，头顶上吐着一串串白雾，喘息着滑过来，一阵咣当乱响后，车身一震才停住，接着是放水、放汽，那白色的雾气一团团从车底下冒出来，吓得我们没往后退，很快把整个车站淹没了。我们还没从惊吓中清醒过来，一声撼天动地的长啸“呜——”，火车启动了，车头吐出白雾，拖着一串长长的绿色车厢驶出小站，一头扎进远山的怀抱，只留下两条冰冷而纤细的钢轨向视野不可见的远处延伸，给大山留下无限寂寞与空虚，也给我们留下无限的感叹与惊讶。当然，也有令人回味的笑话，我的一个伙伴，看着飞速远逝的火车，感叹地说，这家伙幸好是趴着，要是站起来，跑一阵那不比飞机还快。如今这位伙伴成了大老板，整天坐高铁搭飞机走南闯北。我跟他开玩笑，如今的火车比站起来跑还快吧？他笑着说，快是快，也舒服，就是太温柔，如今的高铁穿行在大地上，特别是晚上，像蛇一般悄无声息地爬行，哪里比得上当年板杉铺的火车，威风、粗犷、震撼……

回来的路上，我们掰着指头盘算拿到录取通知书报到的日子，一定还要到山那边，走进那绿色的车厢，在亲人们依依不舍的道别中走进大学。遗憾的是，我却没能坐上那趟火车，只说是旅客太少，也有说是火车提速，板杉铺站在我上大学前的某一个夜晚，毫无预兆地关停，一同消失的，还有我少年的梦想，以及乡亲们对山那边的无限憧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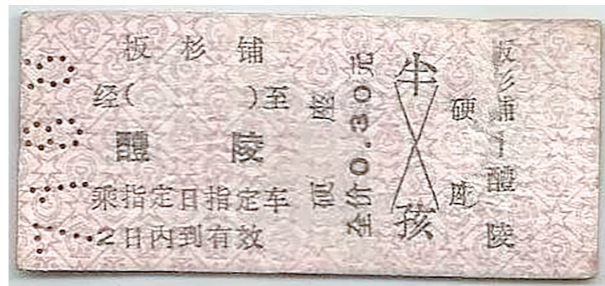
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缘分吧，我同山那边的那趟火车，只有擦肩而过的一面之缘，等我终于取得了一纸走出大山的通行证，却错过了我人生渴望的那一趟火车。

板杉铺的小站，板杉铺的火车啊，我只能把你带血的呼唤当做我永生的天籁，只能把你威猛的形象当做我信仰的图腾……

太老，大家吃得紧皱着眉头，难以下咽。外婆听说了此事，哭笑不得，第二天便专程坐着农巴车从山下送来不少豆腐饺，嘴里还嘀咕着：“孩子想吃就和我说话，自己瞎折腾什么，累得很！”说罢又埋头进入我的小厨房忙碌起来。

年前回乡，从舅舅口中得知，不久前一向硬朗的外婆病倒了，在医院住了好些天才出院，身体大不如前。外婆从厨房端出一碗我最爱的豆腐饺，笑盈盈地说：“我这不接气地说说嘛，‘曼妮，袋子里有豆腐饺，到学校放在热饭里泡软了吃。”说完，她又请司机路上帮忙关照我，之后才缓缓地下了车。望着外婆蹒跚的背影，我攥紧了手里的塑料袋，带着这份沉甸甸的爱意，离开了家乡。

长大后，我学着外婆做豆腐饺。然而，万事知易行难，在我手忙脚乱的一顿操作下，做出来的豆腐饺，不仅卖相难看，干瘪黝黑，而且味道不好，馅太咸，豆腐煎得也



当年从板杉铺开往醴陵的火车票

旧事

村小时光 我的如歌岁月

陈朝阳

每个人的青春都是一段不可复制的时光。十八岁那年，我从师范学校毕业，分配到家乡的一个村小教书。

还记得第一次站在讲台上的情景，我面对着自己只小了六七岁的学生，那种拘谨不安特放不开的情绪暴露无遗。我红着脸，神情严肃，一本正经地介绍着自己。我语速很快，声音很低，低到前面几排的学生都听不清我在说什么。台下的学生忍不住偷偷地笑了，九月的阳光照在我因紧张而沁出了亮晶晶汗珠的鼻翼上，而讲台下一汪汪比湖水还清澈纯净的眼神。一节课下来，我的衬衫已被汗水湿透了。至于当时讲的什么内容，我已完全不记得了，但被赶着鸭子上架般的场景却历历在目，如在昨日。

记得在村小教书时，我除了教语文还教全校的音乐课。那时的学生把音乐课叫做唱歌课。每次哪个班上唱歌课时，该班上两个学生书书滋滋地跑到办公室把风琴抬到教室，然后端正地坐在椅子上满怀希望地等着老师教一支新歌。我印象深刻的是教学生唱《我爱米兰》这首歌。我一边用脚踏着风琴踏板，两手舒放自如地在琴键上弹着曲谱。我弹一句，教学生唱一句，先唱曲谱，再唱歌词。教三四遍以后，学生也就基本上会唱了。如有个别难唱句子或走调句子，就再重复教三四遍。如此这般举一反三，反复练习之后，悠扬的歌声就飘荡在整个教室内，有余音绕梁，三日不绝之感。“老师前，有一盆米兰。小小的黄花儿藏在绿叶间。它不是为了争春才开放，默默地把芳香撒在人心田。啊，米兰，啊，米兰，像我们敬爱的老师……我爱老师，就像爱米兰。”时隔三十多年，那清脆悦耳的歌声仿佛还在耳边回荡。

那时陪伴我课余时间的是一个双卡收录机。每逢傍晚晚霞西天的时候，我就打开双卡收录机，郑智化的《星星点灯》《水手》等美妙的旋律如约而至。励志的歌词，动人的音乐抚慰我年轻而孤独的靈魂。没有音乐的生活是黯淡无光的，所幸在乡村学校，我青春期的迷惘有了音乐的慰藉和陪伴，我没有沦为一个孤勇者。为了不落伍于时代，我买来了《许国璋英语》的全套书籍和磁带，跟着磁带里的发音，我一字一句读完了几本书籍。双卡收录机成了我乡村教学日子里最长情的陪伴和最暖心的明灯。信念是一盏灯，只要你能充满希望，这盏灯就不会熄灭。

那时我的文学梦想一直在燃烧着，记得我少不更事，年少轻狂，不知天高地厚地给当时的《湖南文学》主编王以平先生寄去一稿并写了一信。在遭遇了无数次投稿的石沉大海之后，竟然破天荒地接到了王以平先生的一封回信。他在信中鼓励我多看名著多练笔，厚积薄发，文学的种子一定会开花结果的。虽然稿件没有采用，但王老师的这封信犹如一缕阳光，照耀了一个文学青年前行的道路。这么多年我能坚持这个梦想，都是因为那一缕光的力量。

在村小的第二年里，我买了成人高考的书籍刻苦学习，利用课余时间一切可利用的时间，勤学苦练，为的是圆一个大学梦。分数线出来后，我如愿以偿地接到了心仪的大学录取通知书。就这样，我告别了我的村小时光，走进了梦寐以求的校园。但那段奋进、充实给我无数教益的光阴却融进了我的血脉，不增不减也不曾远去，成为我无法忘却的一段宝贵的人生记忆！

村小时光，宛如一张黑白唱片，盛开着心中绵延的希望。那是我长路蜿蜒的峥嵘，越过花样年华的萍水相逢。那是我的来路与归航，也是我燃烧的青春与理想，都化作永恒清晰的方向。似水流年，时光清浅，惟愿那些记忆中的片段，依旧如缥缈的歌声涓涓流淌在我心灵最深处，轻盈、甜蜜、欢畅……

千金药业

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

2023年9月13日
星期三
责任编辑：郭亮
美术编辑：王玺
校对：谭智方

记事本

记得吃饱饭

杨新华

我们姐妹聚餐，说起一些不开心的事，气氛开始变得沉闷。小妹夫边给大家夹菜边说，吃饱饭，吃饱饭，什么时候都要记得吃饱饭。于是，我们哈哈大笑。饭菜很香，大家吃得津津有味，聚餐以快乐收场。

小妹夫初中一毕业就四处打工，做过建筑工、装卸工，还开过大挂车，吃过不少苦，却没有多少收入，每次回家都很难给父母留一些零钱补贴家用，而土里刨金的父母也拿不出可以资助他的任何东西，但每次离家不善言辞的母亲反复叮嘱他“不管遇到什么事，千万记得吃饱饭”的一句话，却给了他无穷的力量，无论多么艰难他都咬牙坚持，即使兜里只剩下几块钱，他也会在干吃一袋方便面喝下几口水后，继续努力前行。

我初高中均住校，每到开学都是我和父母发愁的日子。尽管父母一直在攒钱，却总不够用，而此时可以变成钱的瓜果粮食不是地里长着，就是树上挂着。为了不误我的学业，父母只有去借，每回交给我的钱总比报的数要多出三五块。母亲把钱缝在被子时，总是不停地唠叨，“出门在外，吃饱饭不想家，这多出的几块钱不要舍不得花，也买点肉菜吃，万一饿了，就买个烧饼，千万不要饿肚子。”父亲送我到车站的路上，说得更多的也是从嘴里省钱，肚里不空才有力气学习，甚至在我跨进班车时，还会喊一声“要记得吃饱饭啊”。

儿子十二岁那年遭遇车祸，在省城一家医院重症监护室里那几天，我和先生彻夜难眠，茶饭不思。那时，远在乡下的父母公婆都没有电话。公婆那里还好，小姑在省城上班，村委会也有电话可以借用。他们让小姑娘给我们捎话，一定要吃饱饭，吃不下也要硬吃，还让小姑娘熬好粥送过来，要小姑看着我们喝下去再离开。而父母就不同了，他们听到了儿子受伤的消息，却不知道我们去了那里，更不知道儿子情况如何，走了周围好几个村庄都没问到一部可以借用的电话，就天天守在班车停靠站。班车离开时想着看看有没有去县城的老乡，好托他们到我的单位问问情况，班车回来时想着看看有没有正好带着手机的乘客，好借他们的手机用用，一连几天终于等到邻村一个做生意回来探亲的年轻人。电话接通时，父亲的第一句话就是“闺女啊，你可不要倒下了，天塌下来也要记得吃饱饭！”也就是接到父亲电话后，我和着泪水嚼下了先生递过来的第一块蛋糕。

前几天，我去探望住在妹妹家的父亲，却因一些小事见解不合，与父亲发生了激烈争执。父亲火冒三丈，摔了饭碗，赌气把自己关在屋里，坚称不想见我，也不再用我管他，直到我开车离开都未能缓解。本想到家安顿好行李后，就给父亲打电话道歉解释，不想我刚进门，父亲的电话就打了过来，“闺女，爹不该发火，爹知道你家庭和工作压力都大，你不要着急，千万记得吃饱饭睡好觉，不要熬夜啊！”我泪流满面，酝酿了一路的话一句都说不出口，心里塞满了深深的自责。

“千万记得吃饱饭”多么普通，却又是多么浓厚。这个世界上，肯定没有比饭更重要的营养，也肯定没有比父母更深沉的爱。

亲情

外婆的豆腐饺

曹曼

年少时，我最爱去的就是乡下外婆家。每次去，外婆都会给我做一道独特又美味的食物——豆腐饺。

外婆是客家人，老家在广东。豆腐饺是她家乡十分有名的一道菜。小时候我总是问大人这道菜的名字，可谁也说不清楚。我便给它取名“豆腐饺”。长大后，我上网查阅资料才知道，它的学名是“客家酿豆腐”。因客家先人原生活在中原地区，爱吃饺子。南方小麦缺乏，聪明的客家人便把饺子馅填进油豆腐，逢年过节时用它代替饺子，以慰思乡之苦。

那时的我总爱搬个小板凳，守在灶台前，眼巴巴地望着外婆做豆腐饺。只见她麻利地把猪肉、香菇、青豆等剁碎，拌上佐料。再将油豆腐剪开一道小门，把馅料塞进去，直至油豆腐被塞得鼓鼓囊囊，再关上小门，豆腐饺就包好了。将豆腐饺煎至微黄，盛起待用。烧热瓦锅，放少许油，加入高汤煮沸，重新放入煎过的豆腐饺，下艾汁煮沸，撒葱花

提鲜。此时，整个厨房都散发着扑鼻的香气。我总是等不及上桌，在灶边偷偷偷吃上几块，提前享用美味。它外焦里嫩，比普通饺子的口感更劲道、更有层次。一口咬下去，满满的汤汁裹着豆腐和肉馅滑进嘴里，香气溢满整个口腔，回味无穷。

那年，我去外地求学。临行前，外婆赶来送我。微胖的她，手里拿着几个大大小小装得满满当当的塑料袋。看我还未上车，她忙将大包小包一股脑塞进我的怀里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：“曼妮，袋子里有豆腐饺，到学校放在热饭里泡软了吃。”说完，她又请司机路上帮忙关照我，之后才缓缓地下了车。望着外婆蹒跚的背影，我攥紧了手里的塑料袋，带着这份沉甸甸的爱意，离开了家乡。

长大后，我学着外婆做豆腐饺。然而，万事知易行难，在我手忙脚乱的一顿操作下，做出来的豆腐饺，不仅卖相难看，干瘪黝黑，而且味道不好，馅太咸，豆腐煎得也